

编者语:本期栏目所载文章分别对作家作品、作家创作、童诗意境进行研究。其中:对卡尔维诺童话研究一文,通过分析作家的理论观点与创作实践的关系,发现作家创作的“速度”品质真正内涵;对《皇帝的新装》原型故事探析一文,从考据学的角度系统深入研讨了该作品与其原型故事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小说中成长主题的研究之文,以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为研究视点,剖析了作家作品所表现的青春期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孤独、困惑和迷茫。其后两篇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研究的文章,前者以新的视角探讨大自然文学,分析在生态环境中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与相互影响;后者从梅子涵小说创作叙述的语态、神采和内部深层结构特点等方面探讨了“子涵夜话”和“新小说”的基本特点,透视出作家创作的新趋向。本期栏目最后一篇是有关童诗理论研究的论文,其以色彩的运用为切入点,阐述了童诗创作中以色彩的艺术表现手段营造童诗意境的审美效果,对色彩的陌生化逻辑重组论述的学术思考具有一定的突破性。

论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的“迅速”品质

方宝琼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意大利当代作家卡尔维诺在其理论著作《美国讲稿》中论述了迅速的叙事节奏的巨大魅力,这主要是他在编撰《意大利童话》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启发。《意大利童话》在叙事节奏上体现的“迅速”品质包括:简洁的语言加快叙事;故事时间的快速流逝和框架式的故事结构使得故事以紧凑的结构和短小的篇幅完成快节奏的叙事;童话故事的重复化模式也同样加快了叙事节奏。因此,“迅速”使他编撰的《意大利童话》在世界童话故事中大放光彩。

关键词: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美国讲稿;迅速品质;叙事风格;叙事节奏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4)05-0001-04

The Quality of “Quickness” in *Italian Fairy Tales* by Calvino

FANG Bao-qi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Italian contemporary writer Calvino discussed the great charm of narrative rhythm about the “quickness”, the narrative rhythm. This is mainly inspired by what he has obtained in his compiling of *Italian Fairy Tales*. The narrative rhythm of these tales shows the quality of “quickness”, which involves speeding up narration with concise words; the fast-moving narration with the compact structure and short length from quick pass of the story and the structural story; the speeding up of the narrative rhythm with the repeated model of the fairy tales. Therefore, “quickness” makes his *Italian Fairy Tales* glorious among the world of the fairy tales.

Key words: Calvino; Italian Fairy Tales; American speech; the quality of “quickness”; narrative style; narrative rhythm

意大利当代杰出的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对自已生平进行介绍时说过:“我仍然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卡尔维诺的创作总是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并不像大部分作家那样,凭借一两部作品打响知名度,其后的作品都是原来作品的重复。卡尔维诺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能各自构成一个独立的文学世界,并不断超越与创新。1956年出版《意大利童话》一书是卡尔维诺应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之邀花了两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的意大利民间故事集,目的是编写一部“意大利的格林童话”,

“与那些巨大的外国民间故事书并列”。^[1]

一、《美国讲稿》中的“迅速”理念

1985年,卡尔维诺在准备去美国哈佛大学参加“诺顿讲座”演讲时计划写下六篇讲稿,可是因脑溢血突发不幸逝世,只留下五篇讲稿供我们参考学习。这五篇讲稿中提出了五个关于文学创造的重要原则,可以说是卡尔维诺创作经验的总结。这五篇讲稿分别论说了“轻逸”“迅速”“精确”“易见”“繁复”五个关键词。在第二讲阐释“迅速”的理念中,卡尔维诺直言自己是受到了民间文学的影响,卡尔维诺说道:“如果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有段时间我曾受

收稿日期:2014-07-08

作者简介:方宝琼(1989—),女,云南罗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欧美文学研究。

民间文学、神话故事的吸引,那并不是因为我忠于我们的民族传说,也不是因为我留恋童年时代的读物,而是我对这些读物的修辞与结构,对这些读物语言的简练、叙事的节奏以及它们的基本逻辑,很感兴趣。当我从 19 世纪意大利学者的著作中辑录民间文学时,如果原作语言简练,我便觉得特别高兴,而且在复述时也注意语言简洁,尽力保存原作的叙事效率和诗一般的魅力。”^{[2]37} 卡尔维诺认为在民间故事中主要依靠的是对叙事节奏的把握,而不是被叙述的事件本身。民间文学的首要特点是语言的简洁,只抓住它的核心,在简洁扼要的语言中便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卡尔维诺就是按照这一准则对民间故事进行收集、整理和改写,因此他的《意大利童话》显示出了巨大的“叙事效率和诗一般的魅力”。

“迅速”是卡尔维诺主张的对叙事节奏的把握的一种手段,一种对叙事时间的处理方法。卡尔维诺在阐释民间故事的“迅速”时,涉及了诸多方面。

首先是故事的结构紧凑。文中不会出现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事物,以免造成结构的松散。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围绕着出现的事物来写,没有旁枝错节的干扰,以免造成叙事的延缓。在《美国讲稿》中,卡尔维诺以查理大帝的传说故事开篇:年迈的查理大帝因爱上了一个姑娘,不问国事,姑娘死后,查理大帝对尸体恋恋不舍,整天守护,寸步不离。大主教对尸体进行检查,发现姑娘舌下藏有一颗宝石戒指,并将其取出。查理大帝开始转向大主教,对大主教产生爱慕之情。为摆脱这一尴尬局面,大主教将戒指投入湖里,查理大帝又开始爱上了那片湖,再也不愿离开那。卡尔维诺发现这个故事的真正主人公是这颗魔戒,“可以这么说,一件物品在故事中出现时,它就具备了一种特殊力量,变成了磁场的极或某个看不见的关系网中的一个眼。物品的象征意义有的明显有的隐含,但总会存在。因此可以说,任何一篇故事中任何一件物品都是具有魔力的东西。”^{[2]34} 民间故事中所出现的东西都是有意义的,是故事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正如查理大帝传说中的魔戒,所有情节的发展都随着魔戒的位移展开,魔戒的易主决定了许多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故事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叙事集中、迅速,故事结构紧凑。

其次,民间故事的“迅速”表现在故事时间的处理上。民间故事的时间并不等于现实时间,“时间的相对性是各国民间文学中的一个共同的题材:例如写到阴间去的人在那里好像只待了几个小时,回到阳界家乡却变得认不出来,因为已经过去了许多年”^{[2]38},正如中国古语所说的“天上一天,地上一一年”,故事中出现的两地时间不能等量齐观。一眨眼,几年就过去了。故事中时间的飞速流逝只是为了形容发展变化之迅速。这样的时间处理只是为了将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描写忽略,而奔故事的结局

而去。民间故事情节的迅速转换和发展吸引了听众的高度注意,并预示着故事结局的迅速到来。

最后,卡尔维诺在肯定民间故事的秘诀在于简练时说:“并不是说速度自身就构成一种价值,因为叙事的节奏也可能延长、迂回或停滞。不论属哪种情况,叙事都是对时间的连续性的一种加工,是采用延长或压缩的办法来对时间的行程施加影响。”^{[2]36} 卡尔维诺所强调的叙事时间并不总是压缩的、快速的更替,他也强调时间的延长、扩展:“民间口头传说的技巧是符合实用原则的:对不需要的情节避而不谈,对有用的东西则百般重复。例如,讲克服一系列困难的故事,重复就不可避免。儿童听故事的兴趣,也表现在对重复的期待上,希望重复一些情节、一些话、一些夸奖。”^{[2]37} 民间故事的时间无论是缩短或是延长都是为了故事发展服务的,都是为了使故事简洁、节奏鲜明。重复是民间故事中最常用的叙事技巧,这与民间故事的主要听众——儿童的认知心理和审美习惯有关。

卡尔维诺说:“从开始创作生涯那一天起,我就把写作看成是紧张地跟随大脑那闪电般的动作,在相距遥远的时间与地点之间捕捉并建立联系。”^{[2]48} 卡尔维诺尤为推崇迅速的叙事风格,在他整理并出版的《意大利童话》中,就将这种迅速的叙事风格进行了很好的发挥。《意大利童话》的“迅速”品质主要体现在语言简洁、结构紧凑和重复化等特征上。

二、“迅速”在《意大利童话》中的叙事表现

(一)语言简洁

卡尔维诺很重视故事的叙事节奏和故事的韵律感,尽量使之短小精炼又连贯统一,形成一种迅速、明快的写作风格。《意大利童话》是在民俗学家所收集整理的民间故事的材料上选择了两百则故事进行记录。在这一工作中,卡尔维诺“不仅要照顾到词语的作用、措辞的文雅和通篇的和谐,还要严格保证,每做一件事都要有助于‘放弃’原有的风格,体现文本中最重要的东西”^{[1]17}。这两百则童话故事篇幅极短,语言简洁。每一则童话故事最长不过三四页,最短的要属第二十则《倔强的比埃拉人》,全篇仅用三百多字就将农夫的倔强性格刻画出来。

在第三十一则故事《装哑七年》中,故事开篇仅用寥寥数语交代了故事的初始情景,两个受到父亲诅咒的儿子被魔鬼带走,为挽救哥哥,小女儿决定七年内不说一句话。在之后这七年中,小女孩遇到国王,并与之结婚。后遭到婆婆的陷害被赶出王宫。在外漂泊中,姑娘成了水手,参与战斗,后又被迫加入强盗组织,后被国王所俘,在要处以绞刑时姑娘的两个哥哥出现了,他们向国王说明了一切,王后受到绞死的惩罚。故事以简短扼要的语言将主要的脉络呈现出来,装哑七年内发生的诸多事情,在卡尔维诺笔下仅以几百字就交代清楚,也并无任何含糊不清

的地方。在这简洁的表述中,人物形象突出,且故事并不枯燥乏味,而是曲折生动,“体现了文本中最重要的东西”。

卡尔维诺这种简洁的语言使用在童话故事开头和结尾处表现得更加明显,给读者的感受更强烈。例如,《大布袋里的小男孩》开头直接交代了人物的情况:“皮埃利诺·皮埃洛内是个小男孩,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之后就是故事起因,巫婆出场,几经周旋,故事以一句“锅子踏倒了,她(巫婆)摔到了火里,最后被烧得连一点渣也看不到了”结束。在《意大利童话》中对于故事初始情景的介绍是很简洁的,一般只涉及将主人公叫出场便罢。比如说这样一些开头:“一个国王有一个女儿,就像阳光一样美丽”(《呱呱!粘住!》)“一个国王有一个独生子,国王爱他就像爱自己的眼睛一样。”(《满足人的衬衫》)“有一个国王病了。”(《长羽毛的妖魔》)等等,没有任何过多的背景介绍、环境描写和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抒发感慨。在故事的结尾处也是一语概括故事结局,大多是坏人受到惩罚,两个主人公结了婚,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二)结构紧凑

除了语言上的简洁、迅速外,卡尔维诺在文章的谋篇布局上也注重快节奏,这种迅速、快节奏的故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故事中时间的飞速流逝和故事的框架式结构。

1. 时间的飞速流逝

卡尔维诺在《意大利童话》中以极短的篇幅,容纳了上万年的时间,展现了瞬息万变的世界。故事的时间以极快的速度流逝,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密集的故事情节。例如第二十七则《不死之地》讲述一个年轻人寻找不死之地的故事。他辞别亲人,“走了许多天,走了许多月,每遇到一个人就问人家能不能告诉他不死之地在哪”,遇到一个老人告诉他可以活一百年的方法,他不满意仅是一百年,继续往前走。“走啊,走啊,来到一片森林”,获知了可以活两百年的方法,他仍“继续往前走,又过了几个月”,一个老人告诉他可以活三百年的方法,他仍坚持要找不死之地,又上路了。最后他到达了不死之地——一座辉煌的宫殿。他在宫殿里住了下来,“像大老爷一样生活着,不知不觉地过了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等他骑着白马,“骑啊骑啊,终于到了家乡,但这里变化太大,他再也认不出来了”。我们不知道年轻人在寻找不死之地和在宫殿中生活的确切时间有多长,只知道那是很久很久。这很久很久的时间,作者在记录这篇故事时仅仅用两页的篇幅容纳了这不可计数的时间,在这快速流转的时间里,作者只将重要的事情作简要叙述,其他的时间一概略过。

在时间的快速流逝中,人物的行动也是快速的

向前发展。在第十九则《克林王》的故事中,国王的儿子克林王是一头猪,他与面包师的三女儿结婚了,新娘在夜里偷看克林王,发现他原来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可是新娘也犯了禁忌,她要在七个瓶里装满眼泪,用掉七双铁鞋、七件铁衣、七顶铁帽才能再见到克林王。新娘出去寻找克林王,“走啊,走啊”,她来到风的家里,求得风的母亲收留住宿一晚,并得到一个栗子作纪念。“姑娘走呀,走呀”,来到闪电的家里,得到了同样的待遇。“姑娘走呀,走呀”,又到了雷的家里,也是相同的经历。在风、闪电、雷所象征的大自然的考验后,“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她来到一座城市”,在这里她找到了克林王。文中短短的三次风、闪电和雷的考验后,新娘很快就用掉了那七双铁鞋、七件铁衣、七顶铁帽,还装满了七瓶眼泪。

卡尔维诺将漫长的时间压缩,让时间快速流逝,人物的行动也在快速地发展。在快节奏的叙述中,各种事件迅速地交替出现,密集曲折的故事情节也迅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让人目不暇接,时刻保持着一种紧张、兴奋的状态。故事情节的快速的交替出现,使得故事的结构紧凑、统一而不零散。

2. 框架式的结构

在《美国讲稿》中,卡尔维诺用《一千零一夜》为例,说明了如何将故事讲得简练、节奏鲜明和引人入胜。他认为:“山鲁佐德之所以一天又一天不被处死,原因就在于她善于在故事中套故事,并善于选择时机中止故事。她做了两件事:时间的连续性和时间的不连续性。她的秘诀就是掌握节奏、捕捉时机。”^{[2]39}《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结构是先有一个总的故事,然后再引起一个个小的故事,“一个套一个,这个故事里面套那个故事,那个故事里面又套第三个故事”^{[2]39}。这种框架式的结构在《意大利童话》中也有用到,但是更能体现出卡尔维诺对“迅速”品质的追求。

在童话第十五则《鹦鹉》的故事中,商人外出旅行,不得不留女儿一个人在家,嘱托她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并买了只鹦鹉陪她聊天解闷,鹦鹉开始给姑娘讲故事。附近的国王总是打姑娘的主意,常去敲门。每当有敲门声,故事就更加吸引人,也就阻止了姑娘去开门。整篇故事在姑娘、商人和国王的故事之中套了鹦鹉讲的故事,也属于框架式结构,但是鹦鹉自始至终都只讲述了同一个故事,仅在精彩的部分被敲门声打断,这个框架显得更加简单明了,也符合卡尔维诺的迅速原则。卡尔维诺没有采用在大框架下多个故事套故事的叙述结构,而是将大框架下的一个小故事一说到底,让叙事在中止后又很快得到继续,没有其他的旁枝错节的打扰,向着故事的结局飞奔而去。

(三)重复化

根据俄国文论家普罗普的分析,民间故事带有

明显的模式性,故事中模式性特点的突出表现就是重复,而且这种重复主要以“三”的模式出现,普罗普称这一现象为“三重化”。他在《故事形态学》中对三重化的解释是:“三重化既可以作为点缀性的单个细节(蛇妖的三个脑袋),也可以作为单个的功能项、成对的功能项(追捕——获救)、成组的功能项以及整个回合。重复可以或者是同等的(三个难题、三年服役),或者重复是递增的性的(第三个难题是最难的,第三场战斗是最可怕的),或者两次是负面的结果,一次是正面的。”^[3]无论三重化是作为点缀的细节描写还是作为功能项出现,重复旨在突出重要的事件。童话故事重复化模式的应用也体现了卡尔维诺所推崇的“迅速”品质。

1. “三段式”模式

民间故事的重复叙事主要以三段式的模式展开,包括语言的重复、情节结构的重复、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重复。在第十九则《克林王》的故事中,新娘外出寻找克林王,分别借宿在风、闪电和雷的家里。风、闪电和雷回家后都说了:“哼,哼,我闻到人的气味。”这句话重复了三遍,构成了语言的重复。第四十九则《狼叔叔》里,馋嘴的女孩找狼叔叔敲门借锅时,也有着语言的重复:“咚、咚!”——“等等,让我把裤衩穿上。”——“咚、咚!”——“等等,让我把长裤穿上。”——“咚、咚!”——“等等,让我把外衣穿上。”语言上的重复加深了听众的记忆,读者也加快了阅读的速度。

情节结构上,童话故事大都是主人公经受磨难,最后获得幸福。例如《大布袋里的小男孩》的故事中,巫婆三次请求小男孩下树以便抓住他。小男孩被巫婆装到布袋里。在巫婆回家途中小解时,小男孩乘机逃脱,这样的情节在故事中也重复了三次。《吃不厌无花果的国王女儿》中老大摘了一篮无花果想让国王的女儿吃厌它。这件事在老二、老三身上进行了重复,并在老三身上起了变化,就像小男孩在第三次被捉后设计报复巫婆一样,故事在第三个阶段发生了变化。童话故事的叙事程序是相对工整的,一步步的缓缓的向着目标去实现。在故事中的事件安排一般是一个人物进行三次、三个人物进行三次,在前两次中不能成功,最后一次获得成功,说明问题的困难,或者是遇到三次困难,获得三种解决办法、三个宝物等。情节结构的三段式模式使得故事的形式变得很醒目,符合童话故事简单明了的叙事风格。

根据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对三十一个功能项的分析,功能的排列次序总是一致的,所有民间故事就结构而言都是一致的。因而民间故事的文本与文本或者故事与故事之间就存在着重复。重复主要表现为大都遵循“主人公外出→遇到困难→获得帮助→克服困难→举行婚礼”这样一种叙述模式。《意大利童话》中的故事大都从主人公外出开始,最

后以盛大的婚礼结束。从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细小的情节来看也同样有着重复的设置。例如《驼背塔巴尼诺》中,塔巴尼诺请求妇人收留他,并将其藏于家中这一情节在《克林王》《长羽毛的妖魔》等故事中都有重复。妇人收留了塔巴尼诺,野人回来后到处闻着,还说:“有人,有人,这个味道属生人,要么曾经来过人,要么屋里藏着人。”一模一样的话在《长羽毛的妖魔》中妖魔也同样说出来。

无论是语言重复、情节结构的重复还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重复都不是全部相同的重复,重复和变化是融为一体的。就像卡尔维诺说的,他在整理记录故事的时候“需要去面对它们神秘的特性:无穷的变化和无尽的重复”^{[1]8}。

2. 人物和事物数量上的“三”

首先人物数量的“三”主要体现在亲属关系的设定上,三个兄弟或者三个姐妹。其中总是老大、老二都很笨、爱嫉妒、心肠不好,而老三是集所有优点于一身的理想人物,他善良、美貌、聪敏、运气好。这种人物模式的设置在很多故事中都有体现,比如《吉丽科科拉》《狼和三个姑娘》《蛇》等故事。其次是其他事物的“三”在《意大利童话》中的很多细节上都随处可见。有《三个老妇人》中的三个老妇人、三个仙女的祝福、国王的三次造访;《果肉和果皮》中的三个毒咒、三匹马、三只小狗、三个老仙女;《死人手臂》中看守三天、三个死人从墓中走出、三晚的赌博、过三夜破魔咒等等。在童话故事中“三”只是繁多的指称,而并非实指。“三”也不带任何褒贬色彩,它可以是魔鬼的毒咒,也可以是仙女们的祝福。众多的“三”虽然只是一种重复的模式,但这“三”也带有千变万化的特点。

重复叙事是童话故事最显著的特征,在不断的重复中推进故事的发展。民间故事特有的模式化特征对故事的叙事节奏产生着影响,通过故事模式的运用,加快了故事的速度。在不变的模式下用简洁的语言讲述性格简单的人物,大大加快了故事的进程。

三、结 语

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中暗含了许多对民间文学学习得的经验。他在对“迅速”进行阐释时,就是以民间文学为支点,探讨了叙事节奏的重要性。迅速在故事中体现在语言的简洁、故事结构的紧凑、故事情节的明快上,同时,卡尔维诺提到的速度还是一种思想上的速度,涉及思维和表达的敏捷问题。在快速运转的思想下进行的简洁扼要的创作对读者会产生巨大的张力和强烈的冲击力,正如卡尔维诺借莱奥帕尔迪的札记中所言:“文笔敏捷和简练能得到读者喜欢,因为这种文笔能给人们心灵提供许

(下转第 12 页)

对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探索,认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他们在时光与社会的磨练中逐渐长大,虽然他们找寻和认同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正如毛毛虫蜕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之前必须要经历一段极其苦痛的挣扎一般,每个自我寻找都成为成长中的必然,在经过种种寻找和磨砺之后最终成为一个道德化的自我。应该指出的是:自我、本我、超我构成了完整人格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何控制本我欲求,转化为能满足现实要求的自我和达到“至善”的超我,协调好三者关系,是每一个少年儿童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让三者关系良好地发展?这关乎智慧,关乎所处环境和周围人的影响,以及其他因素。如果引导得好,少年儿童将顺利渡过成长过程中的迷茫和困惑,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反之,将对其整个人生带来很大的伤害和负面影响。卡波特笔下的主人公乔尔、巴迪和郝莉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需要关爱和正确的引导,可他们却遇到了困惑与磨难,这使他们在今后的人生中面临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他们的成长经历体现了这三者关系发展的好坏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

小说结尾并没有给出一个特定的结局:乔尔的状态是迷茫中带有希望;巴迪带着遥远的父亲的爱在南方小镇一天天长大;而郝莉则未能得到自己理

想的生活,一个人远走他乡。他们的人生之路不会因此停滞,今后是光明还是黑暗,还将留待他们自己去寻找。

[参考文献]

- [1] 张月亭.《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的创作技巧与风格探究[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83.
- [2] 何先友. 青少年发展与教育心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263.
- [3] JOSEPH J, WALDMEIR, JOHN C. WALDMEIR. 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Truman Capote [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9:100.
- [4] GROBEL L. Conversations with Capote[M].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5:46.
- [5] 卡波特.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M]. 李践,陈星,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50.
- [6] 涂浩然,卢丽刚. 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建构中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J]. 前沿, 2011(7):182.
- [7] 赵菁,张胜利,廖健太. 论文化认同的实质与核心[J]. 兰州学刊, 2013(6):184.
- [8] 卢睿容. 唱一首永恒的南方之歌:试比较福克纳、韦尔蒂、奥康纳对南方的解读[J]. 湖北社会科学, 2005(4):119.
- [9] 卢畅. 从福克纳小说看南方文学[J]. 文学界:理论版, 2010(12):90.

(上接第4页)

许多多几乎同时一闪而过的思想,能使人们的心情在众多思想、形象与感觉之中沉浮,让你既不能全部抓住它们,也不能完全抓住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同时又让你不能漠然视之或毫无感受。”^{[2]43}意大利童话的丰富多彩也主要是因为“意大利人普遍具备优雅、机智和思维敏捷的素质,从而在民族传统中形成或巩固了一种特定的叙事方式。”^{[1]8}

卡尔维诺从《意大利童话》的编撰过程中所习得的对叙事节奏的把握对他后面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他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可以称之为童话小说,其中《分成两半的子爵》是从童话《果肉和果皮》上获得的创作灵感,小说《不存在的骑士》也是受到童话故事《看不见的爷爷》的启发而创作出来的。在小说结构上,卡尔维诺将其偏爱的短篇内容纳入长篇的小说结构中也是受到童话故事的启发。在长篇小说的结构中,叙述若干个短篇,长篇的结构由若干个短篇内容组成。卡尔维诺追求在有限的篇幅内迅速的讲完一个故事,比如《命运交叉的城堡》下有《城堡》《受惩罚的负心人的故事》

《出卖灵魂的炼金术士的故事》等十六个短故事,还有《寒冬夜行人》里那十个只有开头的小短篇,等等。重复化的模式在卡尔维诺的小说中也多有体现,例如《寒冬夜行人》中在每一章节中插入的十个只有开头的小说是在叙事节奏上的重复,其中的“寻找”主题在十个短篇上也进行了重复。“寻找”和叙事节奏上的重复都是童话故事中重要的情节要素。

卡尔维诺在《意大利童话》中运用简洁的语言、紧凑的结构和重复化的叙事等创作手法,都是在创作中“迅速”品质的体现。这些重要的文学创作经验和创作技巧,使他编撰的意大利童话在世界童话故事行列中大放光彩,并使他在后续创作中获得巨大的成功。

[参考文献]

- [1] 卡尔维诺. 意大利童话[M]. 文铮,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
- [2] 卡尔维诺. 美国讲稿[M]. 萧天佑,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
- [3] 普罗普. 故事形态学[M]. 贾放,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06:67.